



大美三秦

华山问道

□ 曾德超

到1614.7米的北峰，一路陡峭石阶，对小腿肚子是很大的考验。有登山者感悟：“真正的修行，是如何稳当地下来。”

另一条经典线路是反向的，即坐索道从北峰上，西峰下，但对于非专业爬山者而言，攀爬过多，所以选择此线路的游客相对较少。

“自古华山一条路”不仅是地理描述，更是华山作为一整块奇险岩体的深刻阐释。华山狭窄的古道，不仅是通向峰顶的路径，更是一条承载着无数前人血汗的精神之路。古代劳动人民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仅凭双手和简单器械，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供后人登临绝顶的路，何等壮烈艰难！

华山的绝壁之路，如长空栈道、鹞子翻身，每一步都需直面恐惧、超越自我。站在悬崖边缘，脚下是深渊，头顶是苍穹，恐惧与震撼交织。正是在这样极致的环境下，人反而能放下世俗纷扰，感受超然的宁静。古人刻于千尺幢的对联“无恶道宽阔，向善心自稳”，道出心性与伦途的辩证关系：心怀善念者，再险的路亦如坦途。韩愈苍龙岭投书、沉香劈山救母等传说均依托于“无路可退”的险境，强化了华山与“绝境逢生”的关联。明代画家王履52岁时拖着病躯登顶，在苍龙岭上“胆掉腿颤”，却因“不见神奇不要休”的执念完成蜕变，最终悟出“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的艺术真谛。此次登山，有位同伴简单的一句“远看华山，不是真山，而是画山”，则是对王履感悟的另一种直观解释。

站在峰顶回望，山道如一条巨龙盘旋在群峰之间。它不仅是通向顶峰的路径，更是一条连接古今的精神纽带。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华山之险依旧，攀登者的勇气依旧，那份传承千年的坚韧与梦想，亦将永远镌刻在这条山道之上。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叹：“华山之险，非亲历不能知；华山之奇，非登顶不能悟。”或许，人生的智慧也需如此——站得足够高，才能看清得失的虚妄。一个同伴登顶西峰时看到题刻“独立振衣”，山高人为峰的浩然之情涌上心头，吟诵出诗句“独立振衣处，人与天地齐”。

华山之路，险而不绝、难而可攀。它不仅是自然奇观，更是一把磨砺意志的宝剑——恐惧时，它教会人直面；疲惫时，它提醒人坚持；登顶时，它让人谦卑；下山时，它让人清醒。或许，真正的“山道”不在山顶，而在每一步跋涉中——因为人生如登山，重要的不是抵达，而是前行的过程。

水之道：沧桑一瞬

站在华山之巅北望，渭水如练，蜿蜒东去；更远处，黄河如龙，奔流不息。这横亘于天地间的两条大河，与脚下的华山构成了一幅壮阔的山水画卷。华山为骨，河流为脉，共同书写着华夏文明的源流密码。

源自华山的水，是镌刻在花岗岩上的时光密码，是流淌在华夏血脉中的文明基因。

似水流年

童年野果香

□ 辛恒卫

夫，一树青果便让一群馋嘴的孩子偷吃完了。等到仲秋果成熟的时候，满树青叶只剩下最高枝头上的几个红脸果了。大人们边吃边踩着高高的梯子，把那颗颗饱满漏网的果子摘下来，摘下来的果子还不够一个人分一颗的。有一年，二姑父家一棵杏树果熟开花时节，遭遇一场倒春寒，花落过后，连青果子都不见了踪影。一气之下，二姑父便以果树占地遮阳光不结果为由，抡起斧头把果树砍倒当柴烧了。

从此，乡村孩子连一颗青果子都见不到了。但孩子自有天性乐趣，他们长着一双善于发现的慧眼，总能从大自然的怀抱中找到各色馈赠。田野地畔、沟梁土坡、深山老林四季出产各种野果，年年季季滋养着一群看似瘦弱而精气神十足的乡村孩子。

待繁花落尽，青果现身的初夏，放学后的孩子们提着小篮，一溜烟地奔向田野。山梁上几个孩子急匆匆地走过，目的地就是生产队那一小片杏树林。不一会儿，来到树下的孩子像猴子一样蹦蹦地蹿到杏树上，自顾自先摘几颗青绿的果子塞到嘴里。青涩酸涩的味道让一个个馋

嘴孩子咣牙咧嘴。树下，不会爬树的几个女孩子嘟着嘴，焦急地直跺脚，伸出双手，“给我几颗，给我几颗”地喊叫着，树上的男孩子故意不搭理，吐着舌头，向女孩子出着怪相。女孩子喊得急了，男孩子便从嘴里咬出来的心形状还未形成硬核的白色杏核扔到女孩头上，惹来女孩子一通笑骂，调皮的男孩哈哈大笑地回应着。待自己吃得牙酸舌涩，衣服口袋里装得满满的，男孩子才一个个跳下树来，把青杏倒在篮子里，男女孩按人头一人一份平均分开，然后给家里喂着的猪胡乱扯几把野草，塞满篮子后，一路嬉笑打闹，迎着夕阳的余晖，向飘起炊烟的家里走去。

这时候，山坡边的甜茅草根也从地面钻出了锥尖似的芽，用小铲把茅草根儿挖出来，像竹节一样的草根，在河水里洗干净，嚼在嘴里，冰凉凉爽，听村里的赤脚医生说，茅草根儿寒凉而味甘，有清热利尿的功效。孩子们才不管这些，只用来偷嘴解馋。庄稼地里的洋姜也顶着茁壮的三角碎叶，长成了绿漫漫的一片。几场春雨过后，土里的根便孕育成肥厚粗壮的一根小肉棒

上，此时的黄河不再是奔腾的野马，而是一位睡梦初醒的少女，拿着一面似真似幻的魔镜，将天地初开的光投射到东峰等待日出的游人眼中，让人与自然浑然一体。

黄昏的西峰，云雾则化身色彩的炼金术士。落日余晖浸染云絮，如同打翻的矿物颜料在宣纸上晕染。远眺关中平原，渭河如一条彩练贯穿其间，云彩在平原上或奔跑、或踟蹰、或翻滚，和绸缎般的渭河交相辉映，让广袤的平原焕发出生物生机。慢慢地，最后一抹阳光消失在秦岭与陇山脉交汇处，天边的彩霞也变成了黛青色，与遥远的山脊线形成依依不舍的勾连，为这光影剧场平添一抹神性。此行有位同伴对光影造型特别敏感，他指着远处一簇硕大云群道：“你们看，像不像一艘航空母舰？”大伙定睛一看，十分神似。这或许是大自然对我们最好的馈赠，不仅让我们大饱眼福，还托“船”渡心，让忙碌奔波者暂时放下浮躁，感受自然界的神奇。

漫绕华山的云雾，形成了刚与柔、实与虚、瞬与恒的奇观，它教会我们以无常规世事，以高远立志向，以包容待万物，以升华求超越。正如一位登山者所言，“华山教人敬畏，而云帘教人慈悲”。站在华山之巅，看云卷云舒，忽然明白：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征服多高的山，而在于能否像云一样，随缘而行，在变幻中见永恒，于险峰处得自在。这或许就是华山“云之道”的真谛：找寻心灵的安顿与自由。

心之道：逍遥一境

登上华山之巅，内心忽然浮现起“八百里秦川奔来眼底，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以及金庸笔下华山二次论剑时“无人争晓渡，残月下寒沙”的感慨。华山之险，冠绝五岳；华山之奇，独步天下。然而，其最深邃之处，却是心之道。从陈抟老祖的“睡功”到贺志真凿壁求道的执着，华山的一石一洞、一观一亭，皆暗藏“心之道”的玄机——以险砺心，以静观道，以无为达自然。

华山的心之道，是险峻山石间流淌的云海禅意，是铁索悬崖处淬炼的精神超越。它以“逍遥一境”的终极追求——既非征服外物的狂傲，亦非避世隐逸的孤高，而是于天地险峻中寻得内心的澄明与自由。这一境界，既承道家“无待而游”的哲学精髓，又融华山剑宗“以剑炼心”的武道智慧，成为华夏文明中独树一帜的精神图腾。远望“鹞子翻身”，云雾中隐约见它在自由翻腾翱翔，不由得对逍遥有了直观感受，它不是逃世避尘，而在于心无所执，直心悟高低，随云卷云舒。

华山的心之道，最终超越宗教，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隐喻。东峰观日，见朝阳破云时金光波天的壮丽；西峰赏霞，悟夕阳沉坠时万物归寂的宁静；南峰凌虚，感绝壁栈道外身心悬空的超然；北峰览雾，观云台聚散间世事浮沉的幻影。山不动而景自新，心无系而神自远——原来逍遥的真味，是心无住而行云自在甚舒；既不必逃遁红尘，亦不必强攀顶峰；山势高低皆成韵律，云雾舒卷皆为文章，可谓“一抹逍遥乘鹤去，万峰青霄共霞游”。

何为华山之道，一定是千人千悟。以我的登山经历来看，它包含在“一石、一瞬、一帘、一境”之中，让内心于敬畏中激发斗志、于兴奋中感悟逍遥，于激荡中复归宁静，且为心中的华山之道撰诗一首：

《华山四道吟》
奇峰砺剑势凌霄，
黄渭连天绘六幅。
云涌长空观自在，
心随鹤影任逍遥。

辛恒卫

子，用铲子挖出来，在衣角上擦去泥土，嚼在嘴里也是甜丝丝的。那时候，生产队分的粮食不够吃，一些人还把洋姜挖回来切成碎片放在锅里熬成了洋姜糖，吃起来也是甜软可口。洋姜叶子本是喂猪喂羊的好草料，我们把洋姜叶扯回家喂牲口，洋姜挖出来切成小块洗干净，装在口袋里当“水果”嚼。

入秋以后，村外河道边或山坡地里玉米长成了碧绿的青纱帐。中午时分，吃过午饭，一群孩子瞒着大人，穿过晒得脚底发烫的沙土铺成的小路(那时还没有公路)，钻进一望无际的玉米林。把地畔边缺少水，长得面黄肌瘦没长出玉米棒的玉米秆拔出来，用牙啃掉外面的硬皮，像吃甘蔗那样嚼着玉米秆芯。

离村不远的山梁地上长着一大片山楂树，山楂有着消食化痰、行气生津、消热散瘀的功效。学校放寒假后，正好满树的山楂果经过霜打，除去了涩味，吃起来酸甜可口，结在树上的山楂，黄里透红，放射着诱人的

眼神，孩子们只要看到了

美文小札

秋天的仰望

□ 文雪梅

秋天悄无声息地来了，似乎，人们都无从觉察到。可是，秋天毕竟有了秋意，日子渐渐褪去了肆无忌惮的威风，嘶声裂肺的蝉也没以前嚣张跋扈了，乖乖向季节屈服，管你愿不愿意，秋天就是这样如约而至。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岁月轮回，万物在时光的长河中，不断演绎着生命的荣枯与重生。走到秋天，或硕果累累，或两手空空，或败得一塌糊涂，但无论处于何种境地，皆是生命独特的风景，值得我们用心去体悟、去珍藏、去仰望。

立秋后，依然习惯了晨跑。自春天迈开第一步后，我每天坚持早起，沿着那条熟悉的小路奔跑，从寒寒料峭到繁花似锦，脚步从未停止，就像自己一路追逐的梦想，从未懈怠过。跑步的这段河堤，春天时两旁的田地里光秃秃的了无生机，远处的山峦也灰蒙蒙的，绿色仿佛在远方，而渐渐地，不知何时，道路两旁野草丛生、鲜花盛开，合欢花、红叶李、紫薇、樱花，一波一波的花儿好像赶趟儿似的兀自开放，清香四溢，让人满心欢喜。

花开的时候，我喜欢穿行在花海海中，聆听耳边叽叽喳喳的鸟儿歌唱，呼吸新鲜的空气，一路向前。但夏天以来，早晨5点天就大亮了，睡意朦胧中被自己驱赶着起床跑步，洗了脸后，也不觉得有多么瞌睡，既定的6公里还没跑完，迎面而来的太阳就照得人睁不开眼睛，汗水也簌簌地淌下来。有句话说“打败自己的不是别人，是内心的懦弱和犹豫”。于是，我咬紧牙关，继续坚持跑完目标计划。

河道一旁，曾经淤积出来的淤泥堆积在一个地方，刚开始时我甚至惊悚：“是谁让把这些泥堆放在这里呢？太难看了啊！”谁想到，那些泥堆上有密密麻麻的新芽吐露出来，一天天，新芽变成了绿叶，成了蓬蓬勃勃的野草。而这些走在秋天里的野草也成熟了，占据了所有地盘，成了生机盎然的绿色山丘。我知道，这些野草也只有到了秋天，才是最绚烂的时刻，它历经风雨，和泥土死磕，硬是把自己活成了一道势不可挡的风景。很多次跑步时，我站在生机勃勃的野草前，心中禁不住有种震撼，也许，这就是生命的力量吧。

立秋后，一位作家朋友告诉我，他要回家乡举办文艺大讲堂。可当我听到这句话时，已经坐上了南下的列车。在我眼里，浅秋时节是人间最美的时光，只有到了这时，才告别了难耐的酷暑，迎来了天高云淡的日子。没有春的矜持、夏的热情和冬的严寒，彼时，薄凉而素雅，总是一种宁静平和的姿态，不温不火，恰到好处，叫人忍不住想饱尝这“浅浅”的味道。于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何尝不是最美的选择？列车缓缓向前，路旁高大的树木风影划过，群里发来作家朋友讲座的照片和经典话语：“只有落后的地方，没有落后的作家”“作家要有自己的根据地，善于打自己的小口深井”……这些触及灵魂的话令我受益匪浅。

一而如秋，秋而过后，世界变得唯美而笃定。遥望远山和被雨水清洗过的田野，心中多少徒增几分惆怅和落寞，自古逢秋悲寂寥，三分秋色，一分悲情。然木心说：“在秋天，水和蓝天一样的清凉，天上微微有些白云，水上微微有些波皱。温暖的空气，带着一缕桂花的香味。秋天秋水虚幻地吻着。”如此一来，秋天也是个浪漫的日子。

走到秋天，仿佛人从中年至暮年，褪去了浮躁，沉淀出温润，金黄的玉米棒子低下了头，成熟的果实藏着甜蜜，风里有收获的沉香，也有对岁月的从容仰望。人生如四季，无论走到哪个阶段，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景。让我们珍惜时光赐予的一切，慢慢体味生命的真谛吧！

文雪梅

山楂果，不几天功夫就会被他们洗劫一空。

吃过酸甜的山楂果，吃饭时，贪嘴的孩子们才知道这时的牙齿啥东西都不能碰了，平常能咬动核桃的坚硬牙齿此刻变得松软无力，连嫩嫩的豆腐都咬不动了。

近几年，家乡人依托丰富的山楂资源，建起了中药材山楂加工厂。每当初冬季节，酸甜的山楂果红透山梁，满山坡采摘山楂果的人犹如一只只勤劳的蜜蜂，在一株株山楂树枝上不停地忙碌。傍晚时分，山坡小路上人背车载，满是运送山楂果的人群，大路旁，红红的山楂果把一摆溜的队伍蜿蜒成一条幸福的红色长龙。

家乡的野果，甜蜜了我童年时的清贫岁月。家乡的那群孩子，在那一顺顺、一串串野果的滋润下，长大成人。我们怀揣着梦想，一个个走出家乡，像野果的种子一样遍布在全国各地。过年时，一群光屁股玩耍要长大的人从四面八方相聚在家乡土炕上，品尝着饭桌上琳琅满目的饭菜和国产进口水果，谈起童年吃过的野果，谈笑声把童年时的一串串趣事和一颗颗野果酸甜甘美的滋味从脑海里翻腾出来。

童年的野果，香香甜甜的野果，浓了亲情、续了乡愁，那是永驻心田的野果啊！

家乡在秦岭深处镇安县的一个小山村，祖祖辈辈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村子背靠山，面朝着山、中间仅有千米宽、三公里长的川道小平原；全村二百多口人、二百多亩地，勉强达到人均1亩地，还好这二百多亩地中有二十来亩的水田下湿地，其余大部分土地零星分布在七沟八梁的山坡上。坡地种植一些耐旱抗旱的杂粮作物。

在童年记忆里，玉米、洋芋、大豆是老百姓的主粮，白面、大米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一两顿。水果副食只听老师讲过。书本里描述的苹果呀、葡萄呀、点心呀、面包呀这些从未见过的东西，引得一帮乡村孩子垂涎欲滴。

秋天来了，满山遍野的野果成熟了，给嘴馋的孩子带来了福音。刚进初秋，我们几个星期天上山给家里砍柴采的男孩子，围坐在深山中的一棵山梨树下，嘴里嚼着一颗鸡蛋大小的山梨果，山梨果酸涩，渣多汁水少，实在是不好吃。

家乡因地理环境制约和气候条件所限，千百年来没有大规模种植果树。村子里有的人家在自家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上一棵杏树、桃树、核桃树、枣树、核桃树，也不刻意管护，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一树繁花后，枝头上便结满了青果蛋子。这青果蛋子长到指头肚大小的时候，调皮的孩子便忍不住出手了，偷偷爬上树，没几天功

